

【香港】張 帆



57

夢之女

梦 之 女

[香港] 张 帆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05号

梦 之 女

〔香港〕张帆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5.75印张110,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740册

ISBN 7-5360-1236 -5/I·1096

定价: 3.30元

内 容 提 要

高、卢两家在香港声名显赫。卢家的掌上明珠卢嘉嘉是才华横溢的雕塑艺术家，高家的俊彦才郎高大伟是超群脱俗的医学博士。卢家小姐准备嫁给高家公子。这一双情侣，门当户对，男才女貌。欢乐的平安夜是他们订婚派对的大喜日子。岂料众宾客在祝颂他们订婚并期待圣诞日来临的时刻，高大伟原先的女友、前来贺喜的于莲小姐却遭人杀死。欢乐的海洋，陡成悲惨世界。于莲何以遭毒手？谁会取她的命？实在是一个谜。读了本书，将会真相大白。

本书写的是一群青年男女的交往和爱情，真诚与误会，耳鬓厮磨的生活投影和波光云满的梦世界有机地交织，情节离奇，扣人心弦。

目 录

第一章	生命之树	1
第二章	拿不勒斯	29
第三章	死锁	54
第四章	禁室	82
第五章	神的领域	114
第六章	密约	138
第七章	仲夏夜之梦	157

第一章 生命之树

练小宝贪睡。

疲倦的时候固然要睡，无聊的时候，也喜欢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但从今日开始，她发誓不再睡觉。可以么？

当一个人睡着之后，便进入虚无缥缈之中，却往往被作家们形容为“进入梦乡”。

而梦乡必定是美丽、甜蜜。

有些人还会有彩色的梦，比起一般黑白色的梦更多姿多彩。

以前，她的梦是黑白片时代，嘉嘉却是七彩宽银幕，实在不可思议，每次听她说梦，羡慕不已。

为什么偏偏自己的梦单调得像粤语残片？所以总期望有一晚可进入一个彩色缤纷的梦中。

嘉嘉男朋友大伟，英挺不群，颇令女孩子心醉，这个幸运儿，像喝了迷汤，怎不连做梦也是彩色世界？

根据专家说，谈情说爱中的女性，较多出现彩色的梦境。

佛洛伊德指出：梦境有各种颜色者，多数是比较浪漫的人。

于是嘉嘉时常语出讥笑：“练小宝，可怜的深闺寂寞人。”

其实，找到像表哥这样的男伴，她亦心满意足。

有爱情滋润的女人，不但容光焕发，连梦都甜蜜起来，并非毫无根据的，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二人世界的男女，做彩色梦有何出奇？

孤苦伶仃，当然黑白分明，而且无聊到要发白日梦。

她告诉自己，提早一点，让练小宝也尝尝神魂颠倒的滋味。但茫茫人海，要碰上一个合心合意的男人，谈何容易。

昨夜，小宝终于做了一个彩色的梦。

一点也不浪漫，而且发誓不要再有第二个。千万不要。

因为梦境太恐怖了。

这是一个恶梦。

——血，啊！那些血，鲜红淋漓。飞溅的血。从一个奔跑的女人身上喷射出来。

——那个女人一边跑，一边惊惧地号叫，跌跌撞撞地跑着……

嘉嘉每次描述她的美梦，总是有多浪漫便多浪漫。

练小宝一直期望的，终于领教过了，却是一桩从未试过的噩梦。

既是彩色，梦中见到的鲜血更真实，飞溅的血液更加可怕，醒来发抖，吓得冒了一身汗。

她不敢将它告诉嘉嘉，免得成为一个笑柄题材。

梦境毕竟不是现实，第二天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健康舞教练不应有恶梦的，若跑上几堂那一天，倦得头昏脑涨，回到屋子倒下床便睡，根本连梦也没有。

深睡的人反而没有梦，睡不安宁或浅睡状态时，才会好梦连篇，或者恶梦连场。

这一晚，参加了一个新健康中心的开幕酒会。不意饮多点酒，返家倒头便睡，不知何时，在朦胧间又看见一片血光。

鲜红的颜色由远而近，终于迫近眼前。她发狂地叫，却叫不出声；拼命地挣扎，又像掉下万丈深渊中，动也不能动，只能像块木头般，任凭恐怖的画面在眼前跳动。

——又是那个奔跑号叫的女人！

——血淋淋的身躯与雪白肌肤成强烈对比。

由于那个女人跑得很快，令到淌出来的血像横溅一样。

女人拼命地向前跑，绊倒了，爬起来再跑，显然被追赶着。

也许是有人挥刀向她斩杀。

也许追杀她的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她惊悚发抖，看着死亡的挣扎，只恨欲助而无能为力，即使能够活动自如，亦不能做什么，除了用双手掩脸之外。

太可怕了，她惊得大力喘气。

“小宝，小宝！”有人推她。

醒了过来，看见姐姐坐在床边，这才庆幸脱了险，美宝递上毛巾问道：“半夜三更大叫大嚷干吗？”

“发恶梦——”小宝用毛巾擦着额头的冷汗说：“梦中见到有人被追杀。”

“傻妹，你一定看得恐怖片太多，睡吧，没事了。”美宝笑道。

她抓住美宝不让她走，结果二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

那是第二天遇到相同的梦，而且是同一个版本。太巧合了，究竟那个被追杀的女人是谁呢？

在梦中，她不断向前奔，只能看见溅血的背部。

会是巧合？

想落倒不值得大惊小怪，世上巧合的事太多了。但梦境浮现于脑海，像录影带，一而再地重复同一组镜头——被血的女人，向前奔……向前奔……

她听过一个故事：话说有个男子连续多晚梦见自己在飞机失事中，死于空难，于是决定打消出国公干计划，留在香港。詎料被楼上一架掉下来的玩具飞机掷中脑袋，果然应验而死于“空难”。

小宝心中发毛。

——除了巧合，相同的恶梦会不会是凶兆？

——梦中的“血女”就是她自己？如果不是，又会是谁？

尚有十几天便圣诞，节日气氛已弥漫整个城市，普天同庆的日子，却被荒诞念头困扰，心里戚戚。

还有，高大伟正在欧洲讲学，会在圣诞前夕赶回来，趁着平安夜当晚举行一个盛大订婚仪式，但嘉嘉竟然跟平时一样，没有半点兴奋，一反常态，可又是胡思乱想？

“嘉嘉有些不对劲，你看得出来吗？”

于莲终于忍不住，汗水淋漓。

“有这样的事？”

小宝随着音乐节拍，对着大镜子，继续她的动作。身为一个教练，当然要比任何刻意减肥的太太小姐恒心。

她不置可否。

于莲索性停下来，一脸疑惑。

“难道你真的察觉不到？她好像对婚礼并不起劲。”

她抓起大毛巾，跟于莲一块到休息室，取了一杯开水便喝。对方等待小宝发言。“我实在不好说。”

“为什么？”

“她与我是同学，又是好朋友，大伟跟我则有表亲关系，实在不便多言。”

“那么，你对我这个师妹见外了。”于莲不忿。

小宝没好气，笑道：“哪有这样的事，你关心嘉嘉，我何尝不然。”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说？——她变得很可怕！”于莲伸了伸舌头。

结婚，是人生大事。一个女人，有什么比出嫁更重要？面临订婚的日子，按理嘉嘉应鲜蹦活跳，忙得不可开交才对，事实却不是如此，小宝怎会察觉不到。

但不至像于莲口中那么可怕。

许是兴奋过度，情绪变得不稳定吧，嘉嘉不是一个悲观的女子，一时间的悒郁，或偶然间的狂躁不能目为不正常。

“不会有事，订了婚心情便告安顿，到时一切都回复过来。”小宝替她辩白，其实心底亦打了个问号。

“真的吗？”

“当然，哪个女人对结婚不紧张的？”

“就是这样，她一点也不紧张婚礼，这还不奇，最奇变得很神经质。”于莲说着，犹有余悸。

“神经质？我才认为不奇——”小宝抖着头发擦汗，说道：“嘉嘉念的是艺术系，搞艺术的人一般都有点神经质，因为他们观察力和对事物的反应比常人敏锐。”

“算我用词不当，应该是神经兮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神经质那种。”

“嗨，你是想说嘉嘉发神经，太过分了，有什么证据？”小宝不以为然，心想，她的表哥，嘉嘉的未婚夫是位医学博士，即使不幸被言中，精神出了毛病，也不成问题。

“没有证据……不过……”

“即是生安白造，看来你才是发神经。”

练小宝想终止这个话题，詎料于莲并不罢休，硬扯着她絮絮不绝。

“虽然没有证据，但我有一种直觉，她变得很可怕。”于莲为了增加说服力，特别将“很可怕”三个字拖长来说。

“怎样可怕？”小宝开始不耐烦。

“很歇斯底里。”

“我的天，歇斯底里当然可怕，试想，女人出嫁一刻总是哭哭啼啼的，旧时的女人如此，今日的女人则改在教堂洒泪，都是一样。唉，小姐呀，你迟早也有这么一天，说不定洒泪之余，还来个大吵大闹。”

“她没有哭，只是歇斯底里地笑，阴森森的笑声，而且带点邪气，比哭闹更可怕。”于莲却一脸正色。

于莲一向不爱撒谎，经她这么形容，练小宝记起一件事。

两个月前，卢嘉嘉陪伴高大伟出门讲学，目的是在巴黎名店订造一袭婚纱。行前还兴致勃勃，并且要求她提供式样方面的意见。

在欧洲耽了十多天，嘉嘉便先行返港，料订造婚纱一事已接洽妥当，只待当地名师将婚纱缝好付运。

嘉嘉回来之后，一直没有跟她联络，甚至连一个电话也没有，大概准新娘忙到天昏地暗，连她这个军师也冷落一旁，于是索性上门探个究竟。

伊人不在，卢妈妈说，自从跑了一趟欧洲回来，嘉嘉变得沉默寡言，白天睡觉，晚上活动，十足像个夜鬼。

小宝感到奇怪，显然事有蹊跷，不禁诸多揣测，最大可能是吵架，严重起来，说不定二人闹了情变。这年头，男女感情波谲云诡，今天分明痴痴缠缠，如胶如漆，明天可能视如陌路。

高大伟是世家子弟，为人笃实稳重，否则哪有本事拿个医学博士衔头。没有一点纨绔的浮夸之外，由于太过埋首于学术研究，实事求是作风，反嫌有些木讷。

卢家在本港亦有点家世，会祖一辈子已经营银庄，数代相传，至今已发展为一华资集团，业务多元化，除了银行，还有珠宝、皮草及地产。

卢世勋掌珠，准备嫁给高家公子，在上流社会已传为佳话。高卢婚约不但门当户对，兼以男才女貌，也被公认为天造地设的一双。

所谓“天造地设”，不知害尽几许苍生。小宝总是保留一个存疑，凭她对二人的认识，性格上未至完全吻合。

大伟的沉实认真与嘉嘉的活泼好动，本属两极，而学术与艺术同样各走极端，但姻缘这回事，又哪许旁人置喙。

如果语出批评，别人一顶妒忌帽子压下来，怎吃得消？于莲提及嘉嘉的事，“不好说”、“不便说话”，正是这个理由。

若问卢家掌珠不嫁高公子，试问有谁更配亲？——没

有。

是夕，小宝被好奇心驱使，凌晨时分摸上卢家。穿过院子，却见嘉嘉睡房灯光熄灭，难道睡了？正在犹豫，大门突然传出声音。

那是扭门开锁的声响。

小宝陡地一颤，本能地将身子一缩，闪到墙角去。

大门“啾呀”一声拉开。

在幽暗中，只见卢嘉嘉像鼠窜一般，敏捷地走出院子，身披一件黑色斗篷，帽子密密地包裹着秀发，仅露出本然苍白的脸容。

小宝正想叫她，来不及张声，对方就“呼”的从她身边飘过。须臾，隐没于黑暗里。

追前察看，已不见嘉嘉影踪，愣愣地站着，给怪异吓得呆了半晌，最后仰头一望，月亮正逐渐被乌云遮闭。

远处传来几声犬吠。

当时她猜不透嘉嘉这么夜还独自到哪里去。卢妈妈谈起往事，曾透露女儿小时有梦游病，半夜起床扰攘一轮，翌日睡醒，完全不知昨晚做过什么。

大概九岁那年，有一晚，卢世勋夫妇饮宴回来，发现睡房不见嘉嘉，于是搜遍全屋，终于在阁楼找到爱女，她竟然坐在窗沿上摇摇欲坠。

卢世勋按着妻子，不敢大声叫嚷，倘若梦游者突然惊醒，必定在慌乱之下堕楼，于是放轻脚步行近窗口，抱她回到睡房床上。

第二天，嘉嘉根本不知道有此惊险举动，卢妈妈间中便拿来作笑谈。

梦游只是童疾，长大了便会消失。但小宝这晚所见，似乎要推翻此一说法，因为除了用梦游来解释，相信再没有更佳理由。

廿多岁的成年人亦有梦游行为？

表哥高大伟在一次闲谈中，解答过小宝的疑问。大伟指出：“梦游属于一种精神症状，当一个人睡眠时，脑细胞仍然活动，在不自觉的脑中中枢神经指挥下，便出现梦游现象，这并不是儿童专利，成年人亦会产生，只不过比例上比较少见而已。”

换言之，成年人一样会进入梦游的世界。大伟笑问谁人有梦游症，小宝当下佯称好奇，绝口不提嘉嘉的事。

大伟可能不晓得女友有此症状，既然嘉嘉不曾提及，这个表妹不应饶舌。

卢嘉嘉童年时代已有梦游症，长大了仍然偶发亦不足为奇。

但经过于莲力言，再联想到那晚目睹的事，不禁担忧。她与大伟并不是龃龉那么简单，因为当晚是卢嘉嘉去欧洲之前，倘若推测没错，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问题早已发生，如今表面化而已。

于莲描述可怕情景以证实并非胡诌，同时声明照实道来，没有半点夸张成分。

“那一晚——”

“说清楚一点，应该是哪一个晚上？”

“让我想想看，对了，就在嘉嘉从法国返港第二天，我邀请她晚膳，她一口便答应下来。”

“你们相约到什么地方吃晚餐？”

小宝要知道细节，一派侦探的口吻。

于莲从实“招供”道：“深湾的俱乐部，她一开始便显得落落寡欢，像有什么心事，完全没有提及在巴黎订造婚纱的事情，一味喝酒抽烟。”

“她有饮酒和抽烟的习惯，艺术家脾气嘛。”

“但那晚烟酒特别频密，于是问她是否身体不适，她表示没有，当我提到‘婚纱’两个字，嘉嘉手中的酒杯突然碎裂，弄得满手鲜血！”

“可是她握碎的吗？”小宝焦急的问下去。

“不知道。薄薄的大酒杯，一旦倒下烈酒弄爆也不出奇，但我觉得是突如其来的紧张，力度灌注手腕握碎那种……”

“她割伤了手，严重不？”

“手掌鲜血淋漓，你说严重么？她竟然格格地笑，用口去舐吮——毫无痛楚的反应，当时我与餐厅经理却慌作一团。”于莲惊悸地描绘：“那景象太可怕了，这件事你可以向餐厅经理询问，他目击这宗血案。”

于莲将这次酒杯的意外形容为“血案”，看来场面一定怵目惊心。

“——笑得很歇斯底里，绝不是常人的笑声。”于莲补充道。

小宝听得纳闷，她熟悉的嘉嘉不是嗜血的女人。

练小宝开始体会于莲的恐惧：卢嘉嘉的举动确然超乎了寻常。

“当时我要送她去找医生诊治，却遭坚决拒绝，最后若无其事地留下来——”

“她不是个娇生惯养的人。”

“我也晓得，这位卢家小姐向来明理懂事，但手掌割伤不轻，还笑。”

“也许她不想破坏气氛，忍着痛楚，装笑不让别人担心。”

“不是装笑，而是很纵情的笑。”于莲皱皱眉：“那晚她吩咐的牛扒只有三成熟，想想看，这块牛扒会是怎样？”

“表层仅熟而已。”小宝答道。

“就是这样，牛扒表层略为炙熟，里面根本完全是生的，一旦切开红殷殷地流下血水，仿佛刚才舐吸手腕鲜血不够，来个补偿。”

小宝觉得于莲形容过甚其词，出语反驳：“牛肉可以生吃，不惯者自然会害怕，像鞑靼牛扒，不是生吃的吗？”

“那又不同，鞑靼牛扒剁碎拌上香料进食，怎似三成熟的牛扒血淋淋！你估我当时想什么？”

“想到哪里去？”

“杜勒古拉。”

“——吸血僵尸！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为什么不去搞编剧？实在浪费天才！”小宝几乎要生气。

“嘉嘉似被伯爵咬过的女主角——从此神不守舍，等待伯爵来临，然后伸出她的粉颈，接着她又去吸别人的血。”于莲愈说愈起劲。

“真的服了你，我现在要立即宣布于莲具有编剧才华，明天介绍你跟徐大导认识，他们正在闹剧本荒呢，相信下一部僵尸什么的新戏由你来度桥。”小宝讥笑道。

“可是真的？”

“开玩笑罢了。”

小宝语毕跳开，于莲睁圆眼睛追打，二人扭作一团。

离开了健康中心，小宝到百货公司选了一些圣诞贺咭，以及一些应节饰物才回家。吃过晚饭，想起了嘉嘉，于是拨打电话，接听的是卢妈妈。

“嘉嘉还没有起床。”

“晚上还未睡醒？”小宝惊詫，这个时间应说还未上床才对。

“啊！她刚起床了，你等一等。”卢妈妈将电话搁下。

半晌，终于传来一副慵懒的声音。

“小宝？有什么事——”卢嘉嘉的嗓子有点沙哑，透着隐约的漠然。

“有事才可以找你的吗？”

“对不起，不是这样……圣诞将近，谁都忙，不便打扰别人……”

“太不放我在眼内了，我黧。”小宝立即像连珠弹般扫射过去：“你的订婚已经逼近眉睫，尚不为这个日子着紧，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

“反正舞会请柬已经发出，只待那天来临，何况，订婚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卢嘉嘉轻描淡写。

“看来，是我多管闲事呢。”小宝佯装愠怒：“从法国回来一声不响，实在说不过去，我现在就来找你算帐。”

未待对方答腔，小宝已挂上电话。

其实算帐是假的，她从语气中已听得出嘉嘉有困扰，对婚礼的态度完全改变。离港前还是兴高采烈，非常投入，如今则是一副冷淡，爱理不理的态度。

这就是艺术家？